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三回 王本立天涯求父

浩浩如天孰與倫，生身萱草及靈椿。  
跪乳羔羊知有母，反哺烏鳥不忘親。  
至天犬馬皆能養，人子緣何昧本因。

當思鞠育恩無極，還記劬勞苦更辛。

說話人當以孝道為根本，餘下來都是小節。所以古昔聖賢，首先講個孝字。比如今人，讀得幾句書，識得幾個字，在人前賣弄，古人哪一個行孝，是好兒子，哪一個敬哥，是好兄弟。

將日記故事所載王祥臥冰、孟宗哭竹、姜家一條布被、田氏一樹荊花，長言短句，流水般說出來，恰像鸚哥學念阿彌陀佛一般，好不入耳。及至輪到身上，偏生照管下來。可見能言的，盡不能行。反不如不識字的到明白得養育深恩，不敢把父母輕慢。總之孝不孝，皆出自天性，原不在於讀書不讀書。

如今且先說一個忘根本的讀書人，權做人話頭。本朝洪武年間，錢塘人吳敬夫，有子吳慥，官至方面，遠任蜀中。父子睽違，又無音耗。敬夫心中縈掛，乃作詩一首，寄與兒子。其詩云：

劍閣凌雲鳥道邊，路難聞說上青天。  
山川萬里身如寄，鴻雁三秋信不傳。  
落葉打窗風似雨，孤燈背壁夜如年。  
老懷一掬鍾情淚，幾度沾衣獨泫然。

此詩後四名，寫出老年孤獨，無人奉侍。這段思念光景，何等淒切！便是土木偶人，看到此處，也當感動。誰知吳慥貪戀祿位，全不以老親為念，竟弗想歸養，致使其父日夕懸望，鬱鬱而亡。慥始以丁憂還家，且作詩矜誇其妻之賢，並不念及於父。友人翟祐聞之，正言諷責，羞得他置身無地，自此遂不齒於士林。此乃衣冠禽獸，名教罪人。奉勸為人子的，莫要學他。

待在下另說一個生來不識父面的人，卻念著生身恩重，不憚萬里程途，十年辛苦，到處訪錄，直至父子重逢，室家完聚。

人只道是因緣未斷，正不知乃：

孝心感格神天助，好與人間做樣看。

說這北直隸文安縣，有一人姓王名珣，妻子張氏。夫妻兩口，家住郭外廣化鄉中，守著祖父遺傳田地山場，總來有百十餘畝。這百畝田地，若在南方，自耕自種，也算做溫飽之家了。

那北方地高土瘠，雨水又少，田中栽不得稻禾，只好種些菇菇、小米、豆麥之類。山場陸地，也不過植些梨棗桃梅、桑麻蔬菜。

此等人家，靠著天時，憑著人力，也盡好過活。怎奈文安縣地近帝京，差役煩重，戶口日漸貧耗。王珣因有這幾畝薄產，報充了裡役，民間從來喚做累窮病。何以謂之累窮病？假如常年管辦本甲錢糧，甲內或有板荒田地，逃亡人丁，或有絕戶，產去糧存，俱要里長賠補，這常流苦尚可支持。若輪到見年，地方中或遇失火失盜，人命干連，開濬盤剝，做夫當夜，事件多端，不勝數計，俱要煩累幾年。然而一時風水緊急，事過即休，這也就算做零星苦，還不打擊；惟挨著經催年分，便是神仙，也要皺眉。這經催乃是催辦十甲錢糧，若十甲拖欠不完，責比經催，或存一甲未完，也還責比經催。期間有那奸猾鄉霸，自己經催年分，逞凶肆惡，追逼各甲，依限輸納。及至別人經催，卻恃凶不完，連累比限。一年不完，累比一年，一月不完，累比一月。輕則止於杖責，重則加以枷杻。若或功令森嚴，上官督責，有司參罰，那時三日一比，或鎖押，或監追，分毫不完，卻也不放。還有管糧衙官，要饋常例，縣總糧書，歇家小甲，押差人等，各有舊規。催徵牌票雪片交加，差人個個如狼似虎。

莫說雞犬不留，那怕你賣男鬻女，總是有田產的人，少不得直弄得燈盡油乾，依舊做逍遙百姓，所以喚做累窮病。

要知里甲一役，立法之初，原要推擇老成富厚人戶充當，以為一鄉表率，替國家催辦錢糧。鄉里敬重，遵依輸納，不敢後期。官府也優日委任，並不用差役下鄉騷擾。或有事到於公庭，必降顏傾聽，即有差誤處，亦不過正言戒諭。為此百姓不苦於裡役，官府不難於催科。那知相沿到後，日久弊生，將其祖宗良法美意，盡皆變壞。兼之吏胥為奸，生事科擾。一役未完，一役又興，差人疊至，索詐無窮。官府之視裡役，已如奴隸，動轉便加杖責。佃戶也日漸頑梗，輸納不肯向前。里甲之視當役，亦如坑阱，巴不能解脫。自此富貴大家，盡思規避，百計脫免。那下中戶無能營為的，卻僉報充當，若一人力量不及，就令兩人朋充。至於窮鄉下裡，嘗有十人朋合，願充者既少，奸徒遂得揜身就役。以致欺瞞良善，吞嚼鄉愚，串通吏胥侵漁、隱匿、拖欠，無所不至。為此百姓日漸貧窮，錢糧日漸拖欠。良善若被報充裡役，分明犯了不赦之罪。上受官府責撲，下受差役騷擾，若楚受累，千千萬萬，也說不盡。

這王珣卻是老實頭，沒材乾的人。雖在壯年，只曉得巴巴結結，經營過活，世務一些不曉。如何當得起這個苦役？初服役時，心裡雖慌，並無門路擺脫，只得逆來順受，卻不知甚麼頭腦。且喜甲下賠糧賠了不多，又遇連年成熟，錢糧易完，全不費力。及輪到見年，又喜得地方太平，官府省事，差役稀少。

雖用了些錢鈔，卻不曾受其棒責，也弗見得苦處。他道經催這役，也不過如此，遂不以為意。更有一件喜處，你道是甚喜？

乃是娘子張氏，新生了一個兒子。分娩之先，王珣曾夢一人，手執黃紙一幅，上有太原兩個大字，送人家來。想起莫非是個識兆，何不將來喚個乳名？但太字是祖父之名，為此遂名原兒。原來王珣子息宮見遲，在先招過幾個女胎，又都不育。其年已是三十八歲，張氏三十五歲，才生得這個兒子，真個喜從天降。親鄰門分作賀，到大大裡費了好些歡喜錢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這孩子頃刻便已七八個月了。恰值十月開徵之際，這經催役事已到。大抵賦役，四方各別。假如江南蘇、鬆、嘉、湖等府糧重，這徭役丁銀等項便輕。其他糧少之地，徭役丁銀稍重。至於北直隸山陝等省糧少，又不起運，徭役丁銀等項最重。這文安縣正是糧少役重的地方。那知王珣造化低，其年正逢年歲少收。各甲里長，一來道他樸實可欺，二來藉口荒歉。不但糧米告求蠲免，連徭役丁銀等項，也希圖拖賴，俱不肯上納。官府只將經催嚴比，那糧官書役，催徵差人，都認王珣是可擾之家，各色常例東道，無不勒詐雙倍。況兼王珣生來未吃刑杖，不免僱人代比，每打一板，要錢若干，皂隸杖錢若干。徵比不多數限，總計各項使用，已去了一大注銀錢僱替。王珣思算，這經催不知比到何時方才完結，怎得許多銀錢。事到期間，也惜不得身命了，且自去比幾限，再作區處。

心中雖如此躊躇，還癡心望眾人或者良心發現，肯完也未可知。

誰想都是鐵打的心腸，任你責比，毫不動念。可憐別人享了田產之利，卻害無辜人將爹娘皮肉，去捱那三寸闊半寸厚七八斤重的毛竹片，豈不罪過！王珣打了幾限，熬不得痛苦，仍舊僱人代比。前限才過，後限又至。囊中幾兩本錢用盡，只得典當衣飾。衣飾盡了，沒處出豁，未免變賣田產。費了若干錢財，這錢糧還完不及五分。

徵比一日緊一日，別鄉里甲中，也有扭的、撈的、枷的、監禁的，這般不堪之事。看看臨到頭上，好生著忙。左思右想，猛然動了一個念頭，自嗟自歎道：「常言有子萬事足，我雖則養得一個兒子，尚在襁褓，幹得甚事。又道是田者累之，我有多少田地，卻當這般差役。況又不曾為非作歹，何辜受這般刑責，不如敝卻故鄉，別尋活計。只是割捨不得妻子，怎生是好？」

「又轉一念頭：『罷罷！拋妻棄子，也是命中注定。事已如此，也顧他不得了。但是娘子知道這個緣故，必不容我出門。也罷，只說有個糧戶，逃在京師，官差人同去捕緝，教行李收拾停當，明早起程。』」張氏認做真話，急忙整理行囊，準備些乾糧小

菜。王珣又吩咐凡所有寒暑衣服，並鞋襪之類，盡都打疊在內。張氏道：「你打帳去幾時，卻要這般全備？」王珣道：「出路的買賣，那裡論得定日子。萬一路上風雨不測，冷暖不時，若不帶得，將甚替換。寧可備而不用。」張氏見說得有理，就依著他，取出長衣短襖，冬服春衫，連著被褥等件，把一個被囊子裝得滿滿的。

次日早起做飯，王珣飽食一餐。將存下幾兩田價，分一大半做盤纏，把一小半遞與張氏，說道：「娘子，實對你說，我也不是去尋甚麼糧口。只因裡役苦楚難當，暫避他鄉，且去幾時。待別人頂替了這役，然後回來。存剩這幾畝田地，雖則不多，苦吃苦熬，還可將就過日。」又指著孩子道：「我一生只有這點嫡血，你須著意看覷。若養得大，後來還有個指望。」張氏聽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。常言出外一里，不如家裡。你從來不曾出路，又沒相識可以投奔，冒冒失失的往那裡去？」王珣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居家好似出外，肯捨了你，逃奔他方？一來受不過無窮官棒，二來也沒這許多銀錢使費。

無可奈何，才想出這條路。」張氏道：「據你說，錢糧已催完五分，那一半也易處了，如何生出來這個短見？」王珣道：「娘子，你且想，催完這五分，打多少板子，用了多少東西。前邊尚如此煩難，後面怎能夠容易。況且比限日加嚴緊，那枷拶羈禁的，那一限沒有幾個。我還僥倖，不曾輪著。然而也只在目前日後了。為此只得背井離鄉，方才身上輕鬆，眼前乾淨。」張氏道：「你男子漢躲過，留下我女流之輩，拖著乳臭孩兒，反去撐立門房，當役承差，豈不是笑話？」王珣道：「你不曉得大道理。自古家無男子漢，縱有子息，未到十六歲成丁，一應差徭俱免。況從來有例，若里長逃避，即拘甲首代役，這到不消過慮。只是早晚緊防門房，小心火燭。你平生勤苦做家，自然省吃儉用。紡織是你本等，自不消吩咐。我此去本無著落，雖說東海裡船頭有相會之日，畢竟是虛帳。從此夫婦之情，一筆都勾，你也不須記掛著我。或者天可憐見，保佑兒子成人，娶妻完婚，生男育女，接紹王門宗祀足矣。」又抱過兒子，遍體撫摩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指望養大了你，幫做人家，老年有靠。那知今日孩赤無知，便與你分離。此後你的壽夭窮通，我都不能知了。就是我的死活存亡，你也無由曉得。」說到此傷心之處，肝腸寸斷，禁不住兩行珠淚，撲簌簌亂下。張氏見丈夫說這許多斷頭話，不覺放聲大慟，哭倒在地。王珣恐怕走漏了消息，急忙把那原兒放下，也不顧妻子，將行李背起。望外就走。張氏掙起身，隨後趕來扯他。王珣放開腳步，搶出大門，飛奔前往。離了文安縣，取路投東，望著青齊一帶而去。真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當下張氏，挽留不住丈夫，回身入內，哭得個不耐煩方止。

想起丈夫一時恨氣出門，難道真個撇得我母子，飄然長往，或者待經催役事完後，仍復歸來，也未可知。但只一件，若比限不到，必定差人來拿，怎生對付他便好。躊躇了一回，乃道：

「丈夫原說里長逃避，甲首代役。差人來時，只把這話與他講說。拚得再打發個東道，攢在甲首身上便了。料想不是甚麼侵匿錢糧，要拿婦女到官。」過了兩日，果然差人來拘。張氏說起丈夫受比不過，遠避的緣故，袖中摸出個紙包遞與，說：「些小酒錢送你當茶，有事只消去尋甲首，此後免勞下顧。這原是舊例，不是我家杜撰。你若不去，也弗干我事。」差人不見男子，女人出頭，又且會說會話，奈何他不得，只得自去回官。

官府喚鄰舍來問，知道王珣果真在逃，即拿甲下人戶頂當，自此遂脫了這役。親戚們聞得王珣遠出，都來問慰。張氏雖傷離別，卻是辛勤，日夜紡織不停。又僱人及時耕種，這幾畝田地，到盤運起好些錢財。更善懷中幼子災晦少，才見行走，又會說話。只是掛念丈夫，終日盼望他歸。那知絕無蹤影。音信杳然。

想道：「看起這個光景，果然立意不還了。你好沒志氣，好沒見識，既要避役，何不早與我商量？索性把田產盡都賣了，挈家而去，可不依舊夫妻完聚，父子團圓。卻暗地裡單身獨往，不知飄零哪處，安否若何。死生難定，教我怎生放心得下。」言念至此，心內酸辛，眼中淚落，嗚嗚而泣。原兒見了，也啼哭起來。張氏愛惜兒子，便止悲收淚，捧在懷中撫慰。又轉一念道：「幸得還生下此子，不然教我孤單獨自。到後有甚結果。」自寬自解，嗟歎不已。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寒閨憔悴憶分離，惆悵風前黯自悲。

芳草天涯空極目，浮雲夫婿沒歸期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珣當日驟然起這一念，棄了故鄉，奔投別地，原不曾定個處所。況避役不比逃罪，怕官府追捕，為一路從容慢行。看不了山光水色，聽不盡漁唱樵歌，甚覺心胸開爽，目曠神怡。暗自喜悅道：「我枉度了許多年紀，終日忙忙碌碌，只在六尺地上回轉，何曾見外邊光景？今日卻因避役，反得觀玩一番，可不出於意外。」又想：「我今脫了這苦累，樂得散誕幾年，就死也做個逍遙鬼。難道不強似那苦戀妻子，混死在酒色財氣內的幾倍。」這點念頭一起，萬緣俱淡，哪裡還有個故鄉之想。因此隨意穿州撞縣，問著勝境，便留連兩日，逢僧問訊，遇佛拜瞻，毫不覺有路途跋涉之苦。只有一件，興致雖高，那身畔盤纏，卻是有限。喜得斷酒蔬食，還多延了幾時，看看將竭，他也略不介意。一日行至一個地方，這地方屬衛輝府，名曰輝縣。此縣帶山映水，果是奇絕：

送不迭萬井炊煙，觀不盡滿城闌闌。高陽裡，那數裴王，京兆肝，不分妻郭。鼕鼕三鼓，縣堂上政簡刑清，宰官身說法無量。井井四門，牌額中盤詰固守，異鄉客投繯重來。可知尊儒重道古來同，奉佛齋僧天下有。依縣治，傍山根，訪名園，尋古蹟。百千億兆，縣治下繫列著申明亭；十百阿羅，山根前高建起夢覺寺。

這夢覺古剎，乃輝縣一個大叢林。寺中法林上人，道行清高，僧徒學者甚眾。王珣來到此地，寓在旅店，聞知有這勝境，即便到寺隨喜。正值法林和尚升座講經。你道所講何經？講的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。王珣雖不能深解文理，卻原有些善根。這經正講到：寂靜常樂，故曰涅槃。不濁不漏，故曰清靜。不妄不變，故曰真如。離過絕非，故曰佛性。護善遮惡，故曰總持。隱覆舍攝，故曰如來藏。超越玄閔，故曰密嚴國。

統眾德而大備，燦群昏而獨照，故曰圓覺。其實皆一心也。王珣聽到此處，心中若有所感，想道：「經中意味無窮，若道實皆一心，這句卻是顯明。我從中只簡出常樂清淨四字，便是修行之本。我出門時，原要尋個安身之處，即傭工下賤，若得安樂，便足收成結果。不道今日聽講經中之語，正合著我之初願。

這是我的緣法，合當安身此地，樂此清淨無疑矣。」遂倒身拜禮三寶，參見大和尚，及兩班首座。

又到廚下，問管家是何人，要請來相見。又問都管是何人，庫房是何人，飯頭是何人，淨頭是何人。眾僧看見遠方人細問眾執事，必定是要到此出家的了。俱走來問訊道：「居士遠來何意？」王珣答道：「弟子情願到此出家。」眾僧道：「居士要出家，所執何務？」王珣道：「我弟子是文安縣田莊小民，從不知佛法，不曉得所執事務。」眾僧道：「既不執務，你有多少田地，送入常住公用？」王珣道：「寒家雖有薄田幾畝，田不過縣，不能送到上剎收租。」眾僧道：「然則隨身帶得幾多銀兩，好到本寺陪堂？」王珣道：「弟子為官私差役，家業蕩盡，免勞和尚問及。」眾僧道：「既如此，只選定一日，備辦一頓素齋小食，好與眾師兄弟會面。」王珣道：「弟子離家已久，手無半文，這也不能。」眾僧齊道：「呵喲，佛門雖則廣大，那有白白裡兩個肩頭，一雙空手，到此投師問道的理。

「內中又有一個道：「只說做和尚的吃十方，看這人到是要吃廿四方的，莫要理他。」王珣本是質直的人，見話不投機，歎口氣道：「咳！從來人說炎涼起於僧道，果然不謬。大和尚在法堂上講圓覺經，眾沙彌只管在廚房下計論田產銀錢，齋襯饅頭，可不削了如來的面皮？」

眾僧被王珣搶白，大家囉哩起來，扯他出去。王珣正與爭論間，只聽得法堂講畢，鐘鼓饒鈸，長幡寶蓋，接法林下座。

走到香積廚前，見王珣喧嚷，問知緣故，法林舉手搖一搖說：

「眾僧開口便俗，居士火性未除。饒舌的不須饒舌，皈依的且自還宗。」王珣當下自知慚愧，急便五體投地，叩首連連，說

道：「弟子只因避役離家，到此求一清淨，並無他故。一時不知進退，語言唐突，望大和尚慈悲憐憫，寬恕姑容則個。」當林見他認罪悔過，將他來歷盤問一番，知是個老實莊家，乃道：

「你既真心皈依，老僧怎好堅拒不納，退人道心。但你一來不識文理，二來與大眾們鬧亂一番。若即列在師弟師兄，反不和睦。權且在寺暫執下役，打水燒火，待異日頓悟有門，另有剃度。佛門固無貴賤，悟道卻有後先。須自努力，勿錯念頭。」王珣領了老和尚法語，叩首而起。向旅店中取了行李，安身蘭若，日供樵汲。從此：

割斷世緣勤念佛，滌除俗慮學看經。

按下王珣。再說張氏，自從丈夫去後，不覺年來年往，又早四個年頭。原兒已是六歲，一日忽地問著娘道：「人家有了娘，定有爹。我家爹怎的不見？」突然說出這話，張氏大是驚異。說道：「你這小廝，吃飯尚不知饑，曉得甚麼爹，甚麼娘，卻來問我。這是誰教你的？」原兒道：「難道我是沒有爹的？」張氏喝道：「畜生，你沒有爹，身從何來？」原兒道：「既有爹，今在何處？」張氏道：「兒，我便說與你，你也未必省得。你爹只為差役苦楚，遠避他方，今已四年不歸矣。」口中便說，那淚珠兒早又掉下幾點。原兒又問：「娘可知爹幾時歸來？」張氏道：「我的兒，娘住在家裡，你爹在何處，何由曉得。」原兒把頭點一點，又道：「不知爹何時才歸。」張氏此際，又悲又喜。悲的是丈夫流落遠方，存亡未審；喜的是兒子小小年紀，卻有孝心，想著不識面的父親，後日必能成立。自此之後，原兒不常念著爹怎地還不見歸。張氏聽了，便動一番感傷，添幾分惆悵。

話休煩絮。原兒長成到八歲上，張氏要教他去讀書，湊巧鄰近有個白秀才，開館授徒。這白秀才原是飽學儒生，白道年逾五十，文字不時，遂告了衣巾，隱居訓蒙。張氏親送兒子到館受業，白秀才要與他取個學名，張氏說：「小犬乳名原兒，係拙夫所命，即此為名，以見不忘根本。」白秀才道：「大娘高見最當。且原即本也，以今印昔，當日取義似有默契。」張氏道：「小兒生時，拙夫曾夢見太原兩字，因此遂以為名。」

白秀才說：「太原乃王姓郡名。太者大也，原者本也。論語上說『本立而道生』，以聖經合夢而言，賢胤他日必當昌大蕃盛。

合宜名原，以應夢兆。表字本立，以符經旨。名義兼美，後來必有徵驗。」張氏聽他詳解出一番道理，雖不足信，也可暫解愁腸，說道：「多謝先生指教，小犬苟能成立，使足勾了，何敢有他望。」從此到減了幾分煩惱，只巴兒子讀書上進。假如為母的這般辛勤，這般期望，若兒子不學好，不成器，也是枉然。喜得王原資性聰明，又肯讀書，舉止安詳，言笑不苟。先生或有事他出，任你眾學生跳躍頑嬉，他只是端坐不動，自開荒田。大學之道念起，不上三年，把四書讀完，已念到詩經小雅蓼莪篇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了。

其年恰當紅鸞星照命，驀地有一個人，要聘他為婿。你道是何等樣人？這人姓段子木，家住崇山村中，就是王珣甲下人戶。王珣去後，裡役是他承當。彼時原不多田地，因連年秋成大熟，家事日長。此人雖則莊家出身，粗知文理，大有材乾，為人卻又強硬。見官府說公事，件件出尖。同役的倒都懼他幾分，所以在役中還不吃虧。段子木既承了這里長，王珣本戶丁糧，少不得是他催辦。幾遍到來，看見王原年紀尚幼，卻是體貌端莊，禮度從容，不勝歎異。想道：「不道王珣卻生得這個好兒子，若我得有這一子，此生大事畢矣。」原來段子木家雖小康，人便伶俐。卻不會做人，掙不出個芽兒，只有一女，為此這般欣羨。又向妻子誇獎，商量要贅他為婿。央白秀才做媒，問起年紀，兩下正是同年，一發喜之不盡。白秀才將段子木之意，達知張氏，張氏道：「家寒貧薄，何敢仰攀高門。既不棄嫌，有何不美。但只有此子，入贅卻是不能。若肯出嫁，無不從命。」白秀才把此言回復段子木。本是宿世姻緣，慨然許允。張氏也不學世俗合婚問卜，擇吉日行禮納聘，締結兩姓之好。

可見：

天緣有在毋煩卜，人事無愆不用疑。

且說王原，資質既美，更兼白秀才訓導有方，一面教他誦讀，一面就與他粗粗裡講些書義。此際還認做書館中功課，尚不著意。到了十三四歲，學做文字，那時便留心學問。一日講到子游問孝、子夏問孝，乃問先生道：「子游、子夏，是孔門高弟，列在四科。難道不曉得孝字的文理，卻又問於夫子？」

先生道：「孝者，人生百行之本，人人曉得，卻人人行不得。何以見之？假如孝經上說：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』乃有等庸愚之輩，不以父母遺體為重。嗜酒亡為，好勇鬥狠，或至忘身喪命，這是無賴之徒，不足為孝。又有一等，貪財好色，但知顧戀妻子，反把父母落後，這也不足為孝。又有一等，日常奉養，雖則有酒有肉，只當做應答故事，心上全無一毫恭敬之意，故譬諸犬馬，皆能有養，這也不足為孝。所以子游回這一端孝字。又有一等，飲食盡能供奉，心上也知恭敬，或小有他事關心，便露出幾分不和順的顏色，這也不足為孝。子夏所以問這一端孝字。又有一等，貪戀權位，不顧父母，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如吳起母死不奔喪之類，這也不足為孝。還有一等，早年家計貧薄，菽水藜藿，猶或不週，雖欲厚養，力不從心。及至後來一旦富貴，食則珍羞羅列，衣則玉帛贏餘，然而父母已喪，不能得享一絲一縷。所以說樹欲靜而風不寧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故昔臯魚有感，至於自刎。孝之一字，其道甚大，如何解說得盡。」

王原聽見先生講解孝字許多道理，心中體會一番，默然感悟，想道：「我今已一十四歲，吃飯也知饑飽，著衣也知寒暖。如何生身之父，尚未識面？母親雖言因避役他方，也不曾說個詳細。如今久不還家，未知是生是死，沒個著落。我為子的於心何安？且我今讀書，終日講論著孝弟忠信。怎的一個父親，卻生不識其面，死不知其處，與那母死不奔喪的吳起何異？還讀甚麼書，講甚麼孝？那日記故事上，載漢時朱壽昌棄官尋母，誓不見母不復還，卒得其母而歸。難道朱壽昌便尋得母，我王原卻尋不得父。須向母親問個明白，拚得窮遍天南地北，異域殊方，務要尋取回來，稍盡我為子的一點念頭。」定了主意，也不與先生說知，急忙還家。張氏見他踉踉蹌蹌的歸來，面帶不樂之色，忙問道：「你為何這般光景，莫非與那個學生合氣嗎？」王原道：「兒子奉著母親言語，怎敢與人爭論。只為想著父親久不還家，不知當時的實為甚緣故出去，特回來請問母親，說個明白。」張氏道：「我的兒，向來因你年幼，不曾與你細說。你爹只為有這個祖遺幾畝田地，報充裡役，輪當經催。

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因是受苦不過，驀地子身遠避。彼時只道他暫去便歸，那知竟成永別！」王道：「既為田產當役，何不將田來賣了，卻免受此分離之苦？」張氏道：「初然也不料這役如此煩難，沉沒了田產，如何過活。」王原道：「過活還是小事，天倫乃是大節。」張氏道：「總是命合當然，如今說也無用，只索繇他罷了，你且安心去讀書。」王原說：「母親怎說這話，天下沒有無父的兒子。我又不是海上東方朔，空桑中大禹聖人，如何教我不知父親生死下落。」張氏道：「這是你爹短見，全不商量，拋了我出去，卻與你無乾。」王原道：「當年父親撇下母親，雖是短見，然自盤古開天，所重只得天地君親師五個字。我今蒙師長講得這孝字明白，若我為子的不去尋親，即是不孝，豈非天地間大罪人！兒意已決，明早別了母親就行。」張氏笑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，且慢言你沒處去尋，就教當面遇見，你也認不出是生身老子。」王原道：「正要請問母親，我爹還是怎生個模樣？」張氏道：「你爹身材不長不短，紫黑面皮，微微裡有幾莖鬚鬚。在顴骨上有痣，大如黑豆，有一寸長毫無兩三根。左手小指曲折如鉤，不能伸直。這便是你爹的模樣。但今出去許多年，海闊天空，知在何處，卻要去尋，可不是做夢？」王原道：「既有此記認，便容易物色。不論天涯海角，到處尋去，必有個著落，尋不見誓不還家。」

張氏道：「好孝心，好志氣。只是你既曉得有爹，可曉得有娘麼？」王原道：「母親十月懷胎之苦，三年乳哺之勞，以至今日，自頂及踵，無一非受之於母親，如何不曉得有娘？」

張氏道：「可又來。且莫說懷胎乳哺的勞苦，只你父親出門時，你才週歲，我一則要支持門戶，二來要照管你這冤家。雖然脫卸差役，還恐坐吃山空。為此不惜身命，日夜辛勤。那寒暑風霜，晏眠早起的苦楚，嘗了千千萬萬，才掙得住這些薄產，與你爹爭了個體面。你道容易就這般長大麼？你生來雖沒甚大疾病，那小災晦卻不時侵纏。做娘的常常戴著個愁帽兒，請醫問卜，賽願求神，不知費了多少錢鈔，擔了多少鬼胎。巴得到學中讀書，這束脩尚是小事，又怕師長訓責驚恐，同窗學生欺負，那一刻不掛在肝

腸。你且想，做娘的如此擔憂受苦，活孤孀守你到今。回頭一看，連影子只得四人，好不悽慘。你卻要棄我而去，只所情理上也說不過。還有一句話，父母總是一般。我現在此，還你未曾孝養一日，反想尋不識面的父親。這些道理，尚不明白，還讀甚麼書，講甚麼孝？尋父兩字，且須擱起，我自見在此。」

王原聽娘說出許多苦楚，連忙跪下，眼中垂淚，說道：「兒子不孝，母親責備得極是。但父母等於天地，有母無父，便是缺陷。若父親一日不歸，兒子心上一日不安，望母親曲允則個。張氏道：「罷，罷！龍生龍，鳳生鳳。有那不思家乞丐天涯的父親，定然生這不顧母流落溝渠的兒子。你且起來，好歹待我與你娶妻圓聚。一則可完了我為母之事，二則我自自媳婦為伴。那時任憑你去，我也不來管你。」王原無可奈何，只得答應道：「謹依慈命，後日別當理會。」起身走入書房中，悶坐了一回。隨手取過一本書來，面上標著「漢書」二字，揭開看時，卻是漢高祖殺田橫，三十里輓歌，五百人蹈海的故事。

大歎一聲，說：「為臣的死不忘君，為子的生不尋父，卻不相反。」掩卷而起，雙膝跪倒階前，對於發誓道：「我王原若終身尋父不著，情願刎頸而死，漂流海洋，與田橫五百人精魂杳杳冥冥，結為知己。」設誓已畢，走起來，把墨磨飽，握筆蘸飽，向壁上題詩一首，詩云：

生來不識有靈椿，四海何方寄此身。  
只道有用堪度日，誰知無父反傷神。  
生憎吳起墳前草，死愛田橫海上魂。  
寄語段家新婦語，齊眉舉案暫相親。

王原不過十三四歲，還是個兒童，何曾想到做親。只為張氏有完婚之後，任憑出去的話，所以詩中兩句結語如此。是時天色已暮，張氏點燈進來，與他讀書。抬頭看見壁上字跡淋漓，墨痕尚濕。即舉燈照看。教兒子逐句念過，逐句解說。王原念到結尾兩句，低聲不語，滿面通紅。張氏道：「我養你的身，難道不識你的心。你只要新婦過門，與我作伴，方好去尋父，可是麼？但年紀還未，且耐心等到十六歲，出幼成丁，那時與你完親。便是出外，我也放心得下，如今且莫提起。」王原見母意如此，不敢再言，唯唯而已。心裡想，這兩年怎能得過。

雖則如此說，畢竟光陰如白駒過隙，才看機柳舒芽，又看梧桐落葉。倏忽間，春秋兩度，王原已是十六歲。張氏果不失信，早早的央白先生到段家通達，吉期定於小春之月。段子木愛女愛婿，毫無阻難，備具妝奩嫁送。雖則田莊人家，依樣安排筵席，邀請親翁大媒，親族鄰舍，大吹大擂，花燭成婚。若是別個做新郎的，偏會篋頭沐浴，剃髮修眉，渾身上下，色色俱新，遍體薰香，打扮俏麗。見了新婦，眉花眼笑，妝出許多醜態。那王原雖則母親一般有衣服與他穿著，一來年紀小，二來有事在心，惟求姑媳恩深，那在夫妻情重。當此喜事，只是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酒席間全不照管，略無禮節。親戚們無不動念，都道這孩子，怎地好似木雕偶人。他時金榜掛名，尚不見得，今夜洞房花燭，恐還未必。連丈人也道女婿光景大弗如昔。須臾席終客散，王原進房寢息。張氏巴不得兒子就種個花下子，傳續後代。那知新人是黃花閨女，未便解衣。新郎又為孝心未盡，也只和衣而臥。雖然見得成雙捉對，卻還是月下籠燈，空掛虛明。

三朝廟見之後，即便收拾出門尋父。張氏打疊起行囊，將出一大包散碎銀兩，與他作盤費，說道：「兒，我本不欲放你出去，恐負了你這點孝心，勉強依從。此去以一年為期，不論尋得著，尋不著，好歹回來。這盤纏也只夠你一年之用。你縱不記我十六年鞠養之苦，也須念媳婦三日夫婦之情，切莫學父親飄零在外。」王原道：「不瞞娘說，此行兒子尚顧不得母親，豈能念到妻子。」回身吩咐段氏小娘子道：「你年紀雖則幼小，卻是王家新婦。母親單生得我，別無姑娘小叔，白此婆婆把你當著女兒，你待婆婆當著母親。兩口兒同心合意，便好過日。我今出去尋父，若尋得著，歸期有日。倘若尋不著，願死天涯，決不歸來。千斤擔子，托付與你。好生替我侍奉，莫生怠慢，只此永訣，更無他話。」這小娘子才得三朝的媳婦，一些頭腦不知，卻做出別離的事來。比著趙五娘六十日夫妻，也還差五十來日。說又說不出，話又話不得。既承囑咐，只得把頭點了兩點。張氏聽了這些話，便啼哭起來說：「你爹出去時，說著許多不吉利的話，以至如此。你今番也這般胡言，分明是他前身了。料必沒甚好處，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」王原道：「死生自有天數，母親不必悲傷。」一頭拜別，一頭背上行囊便走。可憐張氏牽衣悲慟，說：「你爹出去，今年一十五年，即使與我覲面相逢，猶恐不似當年面目，何況你生來不認得他面長面短？向來常與你說，左顛有痣，大如黑豆，上有毫毛，左手小指，曲折不伸。只有這兩椿，便是的據，不知你可記得？然而也是有影無形，何從索摸？」王原道：「此事時刻在念，豈敢有忘？母親放手，兒子去矣，保重保重。」毅然就別，若不是生成這片尋父心腸：

險化做溫嶠絕裾，又安望吳起奔喪。

王原出門，行了幾步，想著白先生是個師長，如何不與他說一聲。重複轉身到館，將心事告知，求他早晚照顧家中，又央及致意丈人段子木。別過先生，徜徉上路。離了文安地方，去到涿鹿，轉望東行。真正踏地不知高低，逢人不辯生熟。假如古人有趙岐，藏在孫葦複壁之中，又有個復馱，亡命剪須變形，逃入林慮山，都還有個著落。這王珣蹤跡無方，分明大海一針，何從撈摸？那王原只望東行，卻是何故？原來他平日留心，買了一本天下路程圖，把東西南北的道路，都細細看熟，又博訪了四方風土相宜。一來諒著父親是田莊出身，北去京師一路，地土苦寒，更兼近來時有風警，決然不往；西去山西一路，道路間關，山川險阻，也未必到彼；惟東去山東一路，風氣與故鄉相仿，人情也都樸厚，多分避到這個所在。二來心裡立個意見，以為東方日出，萬象昭明，普天幽沉闇昧之地，都蒙照鑒，難道我一點思父的心跡，如昏如夢，沒有豁然的道理？

所以只望東行。看官，你道這念頭，叫不得真真孝子，實實癡人？直問到人盡天通，方得雲開見日。後話慢題。

且說王原隨地尋消息，覓跡求蹤，不則一日，來到平原縣。正在城中訪問。忽聽得皂役吆呼，行人停步。王原也閃在旁邊觀看，只見儀仗鼓樂前導，中間抬著一座龍亭，幾位官員，都是朝衣朝冠，乘馬後隨。馬步高低，搖動那佩響叮叮噹噹，如鐵馬戰風。王原向人詢問此是為何，有曉得說道：「是知縣相公，六年考滿，朝廷給賜誥命，封其父母。」王原道：「父母可還在麼？」其人答言：「那第一騎馬上的不是太老爺？太夫人也在衙中。」王原聽了，吹口氣道：「咳！孝經上說：『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』這官人讀書成名，父母得受皇封，正與孝經之言相合，亦可無憾矣。像我王原，不要想有此一日，但求生見一面，也還不能，豈不痛哉！」

「傷感一番，又往他處。日曆一方，時履一地，自出門來，已經兩番寒暑，毫無蹤影。

轉到山東省城濟南府，這區處左太行右滄海，乃南北都會，地方廣大，人民蕃庶。王原先踏遍了城內，後至城外。行至城隍廟，見有一所廟宇，抬頭看時，牌額上標著「閔子騫祠」四個大字。暗道：「閔子乃聖門四科之首，大賢孝子。我今日尋父，正該拜求他一番。」遂步入祠中，叩了十數個頭，把胸中之事，默禱一遍，懇求父親早得相會。禱罷出祠，思想當年閔子為父御車，乃有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」之語，著孝名於千載。

我王原求為父御車而不可得，真好恨也！

一日行至長清驛，只見驛前一簇轎馬車輛，驛中走出一個白胖老婦人來上轎。隨從人也各上馬，簇擁而去。驛人們互相說道：「這老媽媽真好個福相，可知生下這個穿莽腰玉的兒子，今番接去好不受用哩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兒子拋別了三十多年，今方尋著，也不算做十分全福。」王原聽了這話，近前把手拱一拱，說道：「借問列位老爺，轎中是哪一位官員的太奶奶？」驛子答道：「小哥，俺們也不知他詳細。據他跟隨的說，是司禮監李太監的母親。李太監是福建人，自幼割掉了那活兒，選入宮中。至今已三十餘年，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，十分富貴。因想著母親，特地遣人到福建尋訪著了，迎接進京哩。」王原聽罷，便放聲號哭。眾人齊問：「你這人為甚啼哭，莫非與李太監也有甚瓜葛麼？」王原含淚答道：「小子與他並無瓜葛，只為心中有事，不覺悲痛。小子姓王名原，父親名喚王珣，母親張氏，家住順天府文安縣城外廣化鄉中。父親當年生我才得週歲，因避役走出，一去不

歸，小子特來尋訪。適來見說李太監母子隔絕三十餘年，正與王原事體相同。他的母親便尋著了，我的父親不知還在哪裡。觸類感傷，未免悽慘。我父親左顴骨上有痣，大如黑豆，有毫毛兩三根，右手小指曲折如鉤，不能伸直，只此便是色認。列位老爹中，可有知得些蹤影的麼？

即或不知，乞借金口，與我傳播，使吾父聞知，前來識認。若得父子相逢，生死銜感！」一頭說，還哭個不止。眾人聽了，有的便道：「好個孝子，難得，難得！只是我這裡不曾見這個人，你還往別處去尋。」有的便道：「自來流落在外的，定然沒結果。既出門年久不歸，多分不在了，不如回去奉養母親罷。」

「王原聞言，愈加悲泣，眾人勸住，又往他外。看官，你道這太監之母：是真是假？原來李監從幼被人拐騙到京師，賣與內宮，便闖割了，教他讀書識字起來，直做到司禮監秉筆。身既富貴，沒個至親。想念其母，遣人到故鄉訪問，雖然尚在，卻是貧苦。使人接入京，李監迎，舉超一觀，見其母容顏憔悴，面目黧黑，形如餓殍，相似貧婆，自己不勝羞慚，向左右道：「此非吾母，可另訪求。」其母將他生年月日，其身上有疤痕，都說出來，也只是不信。為子的既不認母，手下人有甚好意，即忙扶出，撇在長安街上。可憐這老婆婆，流落異鄉，沿門求乞，不久死於道途。李監醉後，道出真言，說：「我這般一個人，不信有恁樣個娘。」使人解意，復到福建，卻尋這白胖老婦人，取入京去。這婦人是誰？此婦當年原是娼妓，年長色衰，擇人從良。有人願娶，他卻不就。

他若願了，人又不要。再弗能偶湊。因向一個起六王數的術士，問取終身。那術士許他年至六十，當享富貴之養，彼時老媽如何肯信？不道蹉跎歲月，到底從人不成，把昔年積攢下幾兩風流錢，慢慢的消磨將盡。其年恰好六十臨頭，遇巧李監所使，要覓個人材出眾的老婦人，假充其母，正尋著了他。老媽想起術士之言有驗，欣然願往。行至杭州，有鐵造太監聞知，奉承李監，向軍門討個馬牌與來使，一路驛遞，起拔夫馬相送，直至京都。李監見了便道：「這才是我的母親。」相向慟哭。奉養隆厚，十餘年而歿。李監喪葬哀痛，極盡人子之道。後李監身死，手下人方才傳說出來，遂做了笑話。有詩為證：

美儀假母甘供養，衰陋親娘忍棄捐；  
親生兒子猶如此，何怪旁人勢利看。

按下散文。再說王原，行求到兗州曲阜縣，拜了孔陵，又尋至鄒縣。經過孟子廟前，一邊是子思作中庸處，有座碑石；一邊是孟母斷機處，有個扁額，題著「三遷」兩字，與子思作中庸碑，兩相對峙。王原未免又轉個念頭，道：「孟母當年三遷教子，得成大儒之名。我娘教養我成人長立，豈非一般苦心。」

那書上說，孟子葬母，備極衾衾棺槨之美，則其平日孝養可知。

吾母吃了千萬辛苦，為子的未曾奉養一日。為著尋父遠離，父又尋不得，母又不能養，可不兩頭不著！」思想到此，又是一場煩惱。從來孝思感動，天地可通。如古時丁公藤救父，井中老鼠得收母骨，皆歷歷有據。偏有王原，如此孝心尋父，卻終不能遇。在山東地面，盤旋轉折，經歷之處，卻也不少。怎見得？那山東乃：

奎婁分野，虛危別區。本為薛郡，在春秋魯地之餘；既屬齊封，論土色少陽之下。滋陽曲阜，泗水夾鄒滕；巨野東平，魚台連汶上。固知河濟之間，山川環帶。若問青齊之境，地裡廣沃。博興高苑，昌樂壽光。蒙陰沂水及臨淄，胸益安諸過日照。東道諸雄，號稱富衍。說不盡南北東西，數得來春秋冬夏。

百年光景幾多時，十載風塵霎地過。

王原在齊魯地上，十年飄泊，井邑街衢，無不穿到，鄉村丘落，盡數搜尋。本來所帶零碎銀兩，早早用完。行囊也都賣訖，單單存得身上幾件衣服。況且才離書館，不要說農莊家鋤頭犁耙，本分生涯，全然不曉。就是醫卜星相，江湖上說真真假假，捏李藏謎，一切賺錢本事，色色皆無。到此流落在他州別縣，沒奈何日則沿門乞食，夜則古廟棲身，或借宿人家簷下。

不時對天禱告，求得見生父一見，即死填溝壑，亦所不惜。可憐這清清白白一個好後生，弄得烏不三，白不四，三分似人，七分像鬼。認得的，方信是孝子下稍；不認得的，只道是卑田院的宗支，真好苦也！又時值上冬天氣，衣單食缺，夢寐不寧。

朦朧合眼，恰像在家時書房中讀書光景。取過一本書來，照舊是本漢書，揭開一看，卻依先是田橫被殺，三十里輓歌，五百人蹈海這段故事。醒來思想道：「回橫烈士，我何敢比他。難道不能像其生時富貴，只比他死時慘毒不成。且我又非謀王奪霸，強求富貴的人，定不到此結局。只是田橫二字，不得不放在心上。」

何期事有湊巧，一日尋訪到即墨縣，這所在乃膠東樂土，三面距海。聞得人說，東北去百里，海中有一山，名曰田橫島，離岸止有二十五六里。王原聽了這話，一喜一懼。所喜者田橫二字，已符所夢，或者於此地遇著父親也未可知。所懼者資費已完，進退兩難，或該命盡於此。又想起昔年曾設誓道，尋父不著，情願自盡，漂沉海洋，與田橫五百人精魂相結。今日來到此處，已與前誓暗事，多分是我命盡之地了。好歹渡過島去，訪求一番，做個結局。遂下山竟至海濱，渡過田橫島。

原來隔岸看這山，覺得山勢大。及至其地，卻見奇峰秀麓，重重間出，頗是深邃。轉了幾處徑道，不覺落日銜山，颶風大作。又抹過一個林子，顯出一所神祠。就近觀之，廟宇傾頹，鬆楸荒莽，也無榜額，不知是何神道。想來身子疲倦，且權就廟中棲息一宵，再作道理。步將入去，向神道拜了兩拜。但見塵埃堆積，席地難容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將身臥在塵中，卻當不過腹內空虛，好生難忍。復掙起身，欲待往村落中求覓些飲食。

遙空一望，煙火斷絕，鳥雀無聲，也不見一個男女老少影子。

方在徬徨之際，忽然現出一輪紅日，正照當天，見殿庭廊下，一個頭陀炊飯將熟。私喜道：「不該命絕，天使這和尚在此煮飯。」便向前作揖，叫聲：「老師父！可憐我遠方人氏，行路饑餒，給我一碗半碗充饑。」這和尚就把鉢盂洗一洗，盛著飯遞過來說：「這是莎米飯，味苦不堪入口。我與你澆上些肉汁調和，方好下咽。」王原接飯在手，慌忙舉箸。那和尚合掌念起咒來，高聲道：「如來如來，來得好，去得好。」忽地祠門軋的一聲響，撒然驚覺，卻是南柯一夢，天色已明。只見一個老人頭戴鶻冠，手攜竹杖，走將進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卻臥在此？」王原道：「小人遠方人，尋父到此。昨因天晚，權借一宿。」老者道：「遠方還是哪處，姓甚名誰，你父在外幾時了？」王原仍將姓名家鄉並訪父緣故，一一說與。老者聽了，點頭道：「好孝子，好孝子！但你父去向，沒些影響，卻從何處索摸。老漢善能詳夢，你可有甚夢兆，待我與你詳一詳，看可還尋得著。」王原道：「夜來剛得一夢，心里正是狐疑，望乞指教。」乃將所夢說出。老者道：「賀喜，賀喜。日午者南方火位，莎草根藥名附子，調以肉汁，肉汁者膾也，膾與會字，義分音葉，乃父子相會之兆。可急去南方山寺求之，不在此山也。」王原下拜道：「多謝指教！若能應夢，決不忘大德。」連叩了三四個頭，抬起眼來，不見了老者，驚異道：「原來是神明可憐我王原，顯聖指迷。」復朝上叩了幾個頭，離卻土祠，仍還舊路。

此時心裡有幾分喜歡，連饑餒都忘了。但想不知是何神明，如此靈感。行至村前，詢問土人。土人答言此乃昔日齊王田橫，漢王得了天下，齊王奔到此島，島中百姓深受其惠，後被漢王逼去，自盡於屍鄉。島中人因感其德，就名這島為田橫島，奉為土神，極是靈應。王原道：「原來神明就是田橫。」暗想一發與前夢相合，此去父親必有著落。又問：「既如此靈應，怎的廟宇恁樣傾頹，地方上不為修葺？」土人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。這廟宇當初原十分齊整，香火也最盛。連年為賦役煩重，人民四散避徙，地方上存不多幾戶。又皆窮苦，無力整理，所以日就敗壞。」王原聽罷，別了土人。一頭走一頭歎道：「只道止有我爹，避役遠出，不想此處亦然。若論四海之大，幅員之廣，不知可有不困於役的所在。噫！恐怕也未必。」自言自語，不顧腳步高低，奔出島口，依原渡過對岸。因認定向南方山寺求之的話，自此轉向南走，只問山岩寺院去跟尋。晝行夜禱，不覺又經月餘。卻由清源而上，渡過淇水。來到河南衛輝府輝縣境內，訪問得有個夢覺寺，是清淨叢林。急忙就住。時入隆冬，行到半途，大雪紛飛，呵氣成冰。王原衝寒冒雪，強捱前去。及趕至夢覺寺前，已過黃昏。其時初月停光，朔風捲地，古人有雪詩道得好：

千山鳥飛絕，萬境人蹤滅。  
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

王原雖則來此，暮雪天寒，寺中晚堂功課已畢，鐘磬寂然，約有定更天氣。寺門緊閉，只得坐在門口盤陀石上，抱膝打盹。

嚴寒徹骨，四肢都凍僵麻木。且莫說十餘載的風霜苦楚，只這一夜露眠冰雪，也虧他熬忍，難道不是個孝子。捱到天曉，將雙手從面上直至足下，細細揉摩一番，方得血氣融通，回生起死。須臾和尚開門出來，王原便起身作個揖道：「長老，有滾水相求一碗蕩寒。」那和尚把他上下仔細一觀，衣服雖然襤褸，體貌卻不像乞丐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清早到此？」王原道：「小子文安人，前來尋訪父親。昨晚遇雪，權借山門下暫棲一宿。」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般寒天，身上又單薄，虧你捱這一夜。倘然凍死了，卻怎麼好？」王原道：「為著父親，便凍死也說不得。」和尚道：「好個孝子，可敬可敬！敢問老居士離家幾時了，卻來尋覓？」王原道：「老父避役出門，今經二十六年。彼時小子生才週歲，不曾識面。到十六歲，思念親恩，方出門訪求。在山東遍處走到，蒙神人托夢指點，說在南方山寺，故爾特尋至此。」和尚聽了，說道：「既有這片孝心，自然神天相助。且請入裡面，待我與住持說知，用些齋食，等待雪霽去罷。」王原道：「多謝長老，只是攪擾不當。」和尚道：「佛門總是施主的錢糧，若供養你這個孝子，勝齋那若干不守戒律的僧人。」王原道：「小子尋父不得，方竊有愧，怎敢當孝子二字。原來法林老和尚，因王珣初來時，眾僧計論錢財，剝了面皮。自此吩咐大眾，凡四方貧難人來投齋，不可拒卻。或願出家，便與披髮，開此方便法門，勝於看經念佛。為此這管門僧，便專主留王原人去。」

當下引入了山門，一路直至香積廚中。飯頭僧一眼望見，便道：「米才下鍋，討飯的花子，早先到了。快走出去，住在山門口，待早齋時把你吃便了。」管門僧道：「此位客官不是求乞之人，乃尋親的孝子，莫要囉唆。」回頭對王原道：「客官且入此梳洗，待我去通知大和尚。」又叫道：「王老佛，可將一盆熱湯來，與這客官洗面。」灶前有人應聲曉得，管門僧吩咐了，轉身入內。只見燭前走出一個道人，舀了一盆熱湯捧過來說：「客官洗面。」王原舉目一觀，看那道人髮鬚皓然，左顴骨有黑痣如豆，兩三莖毫毛豎起，正與母親所言相同。急看右手小指，卻又屈曲如鉤。心裡暗道：「這不是我父親是誰？」忙問道：「老香公可是文安人姓王麼？」老道人道：「正是。客官從不相識，如何曉得？」王原聽了，連忙跪倒，抱住放聲哭道：「爹爹，你怎地撇卻母親，出來了許多年數，竟不想還家，教我哪一處不尋到。天幸今日在此相遇！」王珣倒吃了一驚道：「客官放手，我沒有什麼兒子，你休認錯了。」雙手將他推開要走。驚動兩廊僧眾，都奔來觀看。

法林老和尚聽見管門僧報知此事，記得王珣是文安人，當年避役到此，計算年數，卻又相同，多分是其兒子。正走來要教他識認，卻見兒子早已抱住父親不放，哭道：「爹爹，如何便忘了，你出門時我還在襁褓，乳名原兒，虧殺母親撫養成人，十六歲上娶了媳婦，即立誓前來尋訪爹爹。到今十二個年頭，走遍齊魯地方。天教在田橫島得莎米飯之夢，神靈顯聖，指點到此，方得父子相逢，怎說沒有兒子的話？快同歸去，重整門風，莫使張氏母親懸懸掛念。」說罷又哭。王珣聽了，卻是夢中醒來一般，眼中淚珠直迸，撫著王原，念淚說道：「若恁地話起來，你真個是我兒子。當年我出門時，你才過一周，有甚知識，卻想著我為父的，不憚十餘年辛苦，直尋到此地。」口中便說，心裡卻追想昔時。為避差役，幡地離家，既不得為好漢。撇下妻子，孤苦伶仃，撫養兒子成人，又累他東尋西覓，歷盡饑寒，方得相會。縱然妻子思量我，我何顏再見江東父老。

況我世緣久斷，豈可反入熱鬧場中。不可，不可！搵住雙淚，對王原道：「你速速歸去，多多拜上母親，我實無顏相見。二來在此清淨安樂，身心寬泰，已無意於塵俗。這幾根老骨頭，願埋此輝山塊土。我在九泉之下，當祝頌你母子雙全，兒孫興旺。」道罷，擺脫王原之便奔。王原向前扯住，高叫道：「爹爹不歸，辜負我十年訪尋，我亦無顏再見母親，並新娶三朝媳婦段氏。生不如死，要性命何用！」言訖，將頭向地上亂搗，鮮血迸流。法林和尚對王珣道：「昔年之出，既非丈夫。今日不歸，尤為薄倖。你身不足惜，這孝順兒子不可辜負。天作之合，非人力也。老僧久絕筆硯，今遇此孝順之子，當口占一偈，送你急歸，勿再留也！」隨口念出偈道：

豐乾豈是好饒舌，我佛如來非偶爾。  
昔日曾聞呂尚之，明時罕見王君子。  
借留衣鉢種前緣，但笑懶牛鞭不起。  
歸家日誦法華經，苦惱眾生今有此。

王珣得了此偈，方肯回心。叩頭領命，又拈香禮拜了如來，復與大眾作別。隨著兒子出了夢覺寺，離了輝縣，取路歸家。

王原尋到此處，費了十二年功夫，今番歸時，那消一月。王珣至家，見了張氏妻子，悲喜交集。段氏媳婦，參拜已畢，整治酒筵。夫妻子媳同飲，對照殘缸，相逢如夢。二十六年我景，離合悲歡，著著是真。那時哄動了鄰舍親戚，親家段子木、先生白秀才，齊來稱賀。王珣自夢覺寺歸文安縣，年已六十四歲，那王本立年二十七歲。以後王本立生男六人，這六個兒子，又生十五個孫子。其十五個孫子，又生曾孫二十有二。王珣夫婦，齊登上壽，子子孫孫，每來問安，也記不真排行數目，只是一笑而已。當初王珣避役，以後王本立尋父，都只道沒甚好結果，誰承望以此地位。看官，你道王家恁般蕃盛，為甚緣故，那王本立：

只緣至孝通天地，贏得螽斯到子孫。

從此耕田讀書，蟬聯科甲。遠近相傳，說王孝子孝感天庭，多福多壽多男子，堯封三祝，萃在一家。好教普天下不顧父母的頑妻劣子，看個好樣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避役王珣見識微，天降孝子作佳兒。  
田橫島上分明夢，夢覺庵中邂逅時。  
在昔南方為樂地，到今莎草屬庸醫。